

白帝春深

艾草



不是所有的王朝都由阴谋与诡计所堆砌，
白帝城下，高山流水永长存。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

白帝春深

艾草

著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北京

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，无标签者不得销售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帝春深 / 艾草著. — 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6

ISBN 978-7-302-43569-3

I. ①白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94057 号

责任编辑：张立红

封面设计：邱晓俐

版式设计：方加青

责任校对：李 安

责任印制：杨 艳

出版发行：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tup.com.cn>, 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：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：100084

社 总 机：010-62770175 邮 购：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：010-62776969, 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 量 反 馈：010-62772015, 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 装 者：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148mm×210mm 印 张：11.5 字 数：354 千字

版 次：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：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39.00 元

产品编号：069144-01

目 录

上卷 大火西流

- 一、孝直若在 // 3
 - 二、不谏 // 29
 - 三、楚馆画眉 // 42
 - 四、偕作 // 63
 - 五、允武 // 85
 - 六、卿云 // 111
 - 七、允文 // 129
 - 八、武陵 // 150
 - 九、军争 // 176
 - 十、大火西流 // 187
 - 十一、国殇 // 203
-

下卷 日月重光

- 一、风雨 // 217
- 二、观星亭 // 222
- 三、上邪 // 230
- 四、长相思 // 239
- 五、剑舞城倾 // 265
- 六、昭烈 // 278
- 七、少司命 // 286

八、汉乐 // 301

九、画相 // 316

十、我心匪石 // 324

十一、子产歌 // 331

十二、伯牙绝弦 // 340

番外 // 351

附注 // 358

上卷
大火西流





法孝直若在，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。

就复东行，必不倾危矣。

——《三国志·蜀书·庞统法正传》

冰凉雨水细如针尖，不断落下，带着凝重的意味，染深了青石板路的颜色。街上行人稀少。有人说，这雨水是天龙之泪，落个不停，使得整个都城笼罩在一片惨惨愁绪中。

有人问：“天龙？这天上流泪的龙，可有多少岁啦？”

“不多不多，方年过花甲！在龙里面算年轻的啦！”

“那是火龙，还是水龙啊？”

“哎！自然是火龙！红色的那种！”

“不是啊，降下那么多水，一定是水龙！”

“爷爷说是火龙，就是火龙！火龙哭了也会落水的么！”

.....

.....

诸葛亮怔然站在尚书令府门前，看着两个七八岁的孩子在路上争吵。只见吵得激烈的一方都快要把手纸伞给扔了。不多时，孩子们的阿母过来，牵了孩子匆忙离去。妇人猛一回头看见俊雅顾秀的诸葛亮，脸上飞起一抹红晕，掩袖轻笑，催促着两个孩子走了。



不知是谁放了消息出去？称帝之事，群臣尚未与大王商议，便有人将消息散布到民间。赤帝之子，赤龙之泪……是啊，真是像啊。自关将军去后，这落个不停的雨似主公的心雨。丧失股肱兄弟之痛，其恨无穷，其悲无尽……

荆州若失，尚可夺回。就算百战百败，穷无寸土，只要人还活着，就有希望。可人死不能复生，如这雨水落下，永不回到云端。已然发生之事，无法挽救，也断然回不到从前。

今关羽败亡，就是平日镇定威严、稳重如水的诸葛亮，也被震得有些回不过神来。

“军师……军师？”一旁撑伞的随从见诸葛亮发怔，唤了两声。尚书令府内管家也已出来，在旁边候了片刻了，此时也笑着：“军师同样贵体欠安，还来看我家令君，也不先知会一声。此时再不入内，令君便要亲自来接了。”

“如何使得。”诸葛亮笑道，提步便入了府门，一面与管家谈论起法正病情。

“太医言道，令君这病十分罕见，是血中之病，邪由髓生，且极难抑制。若发现得早，或还容易治。只是之前人人只当令君是血气较虚，并没有往这种罕见疾病上去想。”管家一面解说着一面瞧诸葛亮气色，看着还是一如平常，只似是瘦了些。

入得内室，只见法正卧在榻上，正要在侍者相助下起身相迎。诸葛亮快步走上前，扶着法正：“孝直快些躺着。”

法正叹道：“还是起得来的。军师也抱病，怎么不知会一声就过来了？”

“亮此来，有要事与孝直相商。”诸葛亮开门见山，一面在榻边坐下，凝神细看法正气色。他略懂医理，查看法正气色呼吸，就知这病委实不轻，怕是已入脏腑。他心内一焦急，眉头不由蹙起：“数日不见，孝直如何一病至此！”

“军师莫非还要给正把脉才足够？”法正见他如此，不由笑道。把手伸了出来。

“孝直还有心情说笑。”诸葛亮接过他手，放在膝上，但觉触手高

热，待将三指搭上脉门，其结果自是让他心又一沉。

“军师，果然是托病在家。”法正道，“这是第七日了？我病得昏沉，未能替主上分忧……”

诸葛亮摇头：“孝直这病，因忧虑过甚而起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岂可将荆州之事，全往自己身上归咎？此事之因系各种巧合，亮亦有疏失。”

法正默然不语。自关羽败亡、荆州丢失的消息传来，他身为尚书令，自觉有谋划不周之责。原本就不好的身体竟至此发作，一病不起。

此时大将殒命，荆州失去，刘备悲痛万分。法正偏又于此时报病。朝野惶惶，直叹祸不单行。刘备当即就做出了东征的决定。满朝文武多有反对之声。首先赵云与黄权的劝阻就惹恼了刘备。其余人见连赵黄二人这样亲近的功臣劝阻大王都不听，便沉默了下去，却也不愿表明支持东征。人人转而看着诸葛亮。而这向来治国方、屡出良策的辅相忽然就没有了主意，只说此事宜慎重，且容筹划再议。

于是文武官员们纷纷开始猜测诸葛亮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东征，不断找他议事，要他表态。然诸葛亮竟称病在家，已连续七日不曾上朝，只还继续处理日常政事。这便使东征一事搁置下来，整个朝堂弥漫着风雨欲来前的寂静与愁绪。

有人说，军师定有良策，可劝得大王放弃东征。

有人说，军师早打定主意支持东征。诸葛亮也算半个荆楚人士，心念故土。隆中一对，又是主张荆、益二州两路并进，北伐中原。他怎么会放弃荆州呢？此时定是在筹划军备粮草，如以往一样足食足兵。

可没有人料到，诸葛亮竟苦思无良策。在这第七日上，他跑来拜访了病人膏肓的法正。

“各种巧合么……”法正苦笑了一下，“若是鲁子敬尚在，必不至此。若非关将军性情倨傲，激怒吴侯，也不至如此。若非两川与荆州路途遥远，信息来往延迟，亦不至此。若非在大胜之后，众人都放松了警惕，也不至此。然这都是我早该想到的……”

诸葛亮摇头道：“谁能料到孙权、吕蒙短视近利如此……为夺荆州，竟不惜与我主结仇。况我等并非没有想到，只是在请关将军撤军回防的书

信发出时，便已事发……事情发生得太快。而今之计，你我二人当协力挽回局面。孝直若再自责，空使病情加重，不是更令主公悲伤？更置风雨飘摇中的大汉基业于何地？”

“是啊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……若我这病好不了了昵？”
法正笑道。

“……”诸葛亮默然握紧法正之手，良久方道：“孝直何出此不祥之言？”

法正涩然一笑：“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，军师不必安慰正了。”

* * *

二人默然相对。法正望着诸葛亮，有些神游物外，不禁回忆起数月前定军山下之事。

定军山一役，汉军斩夏侯渊，夺取汉中。大营中热烈欢腾气氛持续了三日三夜。大军欢庆修整，准备班师。正是落日鎔金之时，将士们饮酒高歌，却不见了刘备。这位勇武厚重的汉军统帅，不只是一国之主，更是一名爱恤士兵的沙场老将，每遇交战，矢石俱下时更身先士卒。

就在不久前，刘备率军与曹操交战，魏军矢石俱下。战况如风云瞬息万变。见势有不利，法正当即建议刘备撤军修整，来日再战。不料刘备军人血性已上来，盛怒不许。法正知道言语劝阻无效，便喝退身旁护卫，撤去盾牌，自己放马冲到刘备面前，一介文士，只着轻铠，箭雨中昂然直视着他。

刘备一见，猛然想起了身死箭下的庞统，只急得高呼：“孝直避箭！”

法正怒目高声道：“明公亲当矢石，小人何敢避死。”

刘备无法，只得道：“孝直，我们一起回去。”

于是汉军撤退，来日经黄权策划，法正出谋，刘备定计。黄忠一战而夺取定军山，斩夏侯渊。此一役就此大胜，曹操撤军，汉中归刘。

当此大胜，举营欢腾之际，怎能不见了主帅？黄忠碰了碰身边的法正：“孝直，你说主公哪去了？”

“吾亦不知。”法正起身，“我去找他。”

法正确实不知刘备此时在哪里，只得先往中军大帐去寻。入得帐来，果见刘备独自坐在案前，手拿短刀，身边放着几束芦草，不知在雕刻着什么物事。

“……”

刘备放下手中忙活，抬起头来向他招手笑道：“孝直。”

法正内心第一个冒出的念头是：在这庆功之际，主公竟想着给阿斗做玩具？

不……不对。主公忙于征战大半年，在蜀国时也常出巡各县，从来无此闲暇，偶然督促一下阿斗课业都难得，遑论亲自给孩子做玩具？再说阿斗应该也过了玩这种东西的年纪。难道是做给刘永的？更不可能……

于是他上前，坐在刘备身旁细看他手上之物。

那不是普通的木头玩具，看外形像是一匹马，身上各处关节还可活动，当是一匹能行走的木马。背上有盖，可以开合容物。看起来……咳，更像是诸葛亮的作品。

法正看得出神，不免有些发愣，果听刘备笑道：“这确是孔明之作，送给阿斗玩的。”

“主公将它随身携带？”法正问。

“呃……”说起来有些不好意思，像是他抢小孩子玩具似的，但刘备还是坦荡直言了：“阿斗也不玩这个了。孤想起孔明说过要仿此做一可运粮的木马。可让这轻巧的小马走动容易，真木马放大了数十倍，又装载沉重的粮草，如何在山间行走，却是个问题，孔明还没有研究出来。”

法正心中默默感慨：那为什么把它带出来？诸葛亮研究不出来，你就研究得出来吗？

“后来偶然在阿斗屋中看到，本来是想研究看看的，”刘备说着，摇头叹息，“怎料武人手上没有轻重，把它弄坏了，走动不得了……怕他发现了生气，只好带出来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那个“他”指的自然不是阿斗，而是诸葛亮。

“你说，他什么都好，多谦和宽容的一个人，就是不能忍这个。若是

弄坏了他的心血之作啊，沉下脸来几天都跟你冷冰冰的。”

看着刘备一脸委屈，法正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那主公现在是想设法修好它？”

“我怎么修得好！这军中也没有一个巧匠能钻研得透他的东西。”刘备笑道，“我只是琢磨着，这次回去给他带什么礼物好。金银布帛，他都不愿受。哪怕汉水旁一草一木，都会比这些更令他欢喜。他恨不得自己来一趟……”

“但是主公不许。”

“嗯，我不许。孤的萧何，不是拿来冲锋陷阵的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所以啊，孤就想了个万全之策——把它雕刻成一件礼物，加上汉水旁的芦苇，加以编织，还送给他……孝直你看，我雕得像么？”

刘备说着，便把手上的木头物事放在他手上。法正将这被刘备折腾得面目全非的玩具木马翻来覆去地看：好好一匹神形兼备的小马，此时被弄得鹿非鹿，牛非牛，羊非羊。头上还有一支奇怪的角！

如此失败之作，谁看了不会更生气？

“孤才做到一半，等一下再以芦苇编织装饰一下，应该就更像了。”

刘备看法正皱眉，笑道，“孝直皱眉就对了。此物非牛，非羊，非鹿，却又都像。孝直想不起来它是什么吗？”

鬼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

不……等等。法正抬头，看着刘备意味深长的笑容，他猛然一拍脑袋，继而笑指着手上之物：“此兽名法！”

古之法神，传说为神兽“灋”，灋即是法之古字。此神兽似羊非羊，似牛非牛，似鹿非鹿，头上长着一支独角，锋利无比。灋有分别罪与非罪的本能，有罪则触，无罪则不触。见人争斗时，会用它的一支角向无理、有罪的一方触去，是非曲直，立见分晓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正是！此兽以孝直为名，你安能想不起来！”刘备大笑起来：“待我们打下郿县，定携孝直之手，回老家看看。听说那儿有一尊商君所立的真正的石雕法神，走！”刘备拉起他，携手就往帐外走去。

“主公？！”

“庆功去！”

“主公且慢。”刘备武人力大，扯着他手，法正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拉住自家主公，正色道：“正心中有一事不明。”

刘备见此，也认真望着他：“孝直请说。”

“法神公正不阿，为何不以其角触正？”

法正向来恩仇必报，助刘备定西川，荣居高位后，擅杀昔日毁伤自己之人。有人便将此事状告到诸葛亮面前。可这向来执法公正严明的军师将军竟是道：“主公之在公安也，北畏曹公之强，东惮孙权之逼，近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；当斯之时，进退狼跋，法孝直为之辅翼，令翩然翱翔，不可复制，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！”

诸葛亮甚至因此遭人非议，说他执法不公。法正此刻见刘备提起法神，便忍不住脱口问了出来。

“法者，灋也，刑也。平之如水。孤得孔明，如鱼之有水。水至清则无鱼。”刘备笑了一下，继续拉着法正走出帐外，迎面而来的暖融斜晖洒了明朗的老将一身灿然光晕，“夕阳正好！孝直，可愿随我去定军山下跑马？”

“好！”

如遇明主，纵马驱驰，天下快事也。然刘备简单一句，却让法正思量了很久。

执法者，心如止水。水至清则无鱼。诸葛亮不能做到完全的公正，是为了包容他与主上，是为了让水不要至清，方能容纳万物？

想到此，他不由得生起一丝惭愧，然也不过是片刻而已。他策马跟上，刘备在前，正望着夕阳，悠然迎着晚风，举鞭对着那落日：“孝直，你瞧，日落西山之后，便是月上东山。水之广袤，永远是鱼之所难测。朝阳再如何光耀，也追不及夜晚月华之动人。然而鱼水相得，日月重光，相随相逐，才成就世间之生动华美。”

法正又是怔然，难道诸葛亮之心思，主公也难测？诸葛亮的光芒，主公也自认追之不及？可细思其中之言，又非如此。刘备自比为朝阳，自许为光武帝，而将诸葛亮比为月华。这日月相替……显然，有将身后事相托诸葛亮之意。

刘备笑着回头，见法正低头沉思，他便策马过来，拍了拍法正肩头：“其实啊，孤不懂治国理民，所以，都交给孔明去做了。孤要他放手去治理这国家。”

“臣不信，”法正笑道，“主公是做过县尉、县令之人，最是懂得民心，安能不懂治国理民？”

“懂得民心哪够啊？必须懂法治。”刘备笑：“秦孝公一代雄主，懂民心吧？没有商君，秦国能富强吗？”

法正笑着摇摇头。

“可是，孔明不是商君，孤也不教他做商君。”刘备轻声一叹，“商君刻薄如冰，孔明却温厚如水，谦和中自有刚强之气。商君想来不懂，滴水也能穿石，何必定要冷峻如冰？”

说起商君……

法正思及，制定《蜀科》之时，虽云诸葛亮、法正、李严、伊籍四人一起参与，但实际上制定决策都是诸葛亮所作。说来很像当初商君制定秦法之时。商君外来士子，治国独断专行，秦孝公全权信任。不过当时孝公自己便是秦人，他赋予商君权力，国人自然没话好说。

而刘葛君臣却都是外来人。外人治蜀，不得不参考本地人的意见。因此，李严与法正便是刘葛君臣咨询的对象。伊籍不过是刘备怕诸葛亮忙不过来，劳累过度，派来帮帮手罢了。

法正原以为自己比诸葛亮了解蜀地风土民情，他久居蜀地，算是半个蜀人。可是诸葛亮一番明朗而句句在理的答话，驳回了他的建议，也定下了《蜀科》严法治蜀的大体方略：

“君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秦以亡道，政苛民怨，匹夫大呼，天下土崩，高祖因之，可以弘济。刘璋闇弱，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，文法羁縻，互相承奉，德政不举，威刑不肃。蜀土人士，专权自恣，君臣之道，渐以陵替；宠之以位，位极则贱，顺之以恩，恩竭则慢。所以致弊，实由于此。吾今威之以法，法行则知恩，限之以爵，爵加则知荣；恩荣并济，上下有节。为治之要，于斯而着矣。”

他想着，诸葛亮这简直是要重行商鞅变法，在世家大族早就被刘璋惯坏了的蜀中，不激起动荡才怪。而刘备就跟那秦孝公一样，只给诸葛亮四

个字：“放手去做。”

哦，不对，后面好像还说了几句话。

“有什么风浪，孤来承担。”

“凡是军师说过的，孤这儿没有不过的！军师驳回的，不必再来问孤。”

诸葛亮仰望着刘备，目光柔和坚定，其意不言而喻。

——君以国士待我，亮当以国士相报。

刘备回以自信豪迈的笑容。

——让孤成为你的依靠，你的肩膀，你的君王。

刘备没有诸葛亮那么高，但他不论往何处站，就是让你觉得顶天立地，周围的草木、空气仿佛也因他而肃穆欣然。天地英雄气，千秋尚凛然。天子掌舵，微臣扬帆，同舟共济，鱼水相得。他是他永远的君王。他也是他永远的知己师友。

刘备与诸葛亮便是如此，一个只管外出打仗，一个专管治国理民，各行其事，又默契无比，全心倚重。诸葛亮长于谋划，刘备却不带他上阵，不让他随军。刘备甚得民心，也并非不懂治国。可他从不干预内政之事，完全让诸葛亮放手治理。

后来果然有一段时间，国民怨声载道，都说诸葛亮刑法峻急刻薄，剥削百姓。然而三年后蜀中大治，民富兵强。病中的法正再见诸葛亮，想起了太史公这一句话：

“用鞅法，百姓苦之，居三年，百姓便之，乃拜鞅为左庶长……”

后来的事情法正没有能亲眼看见了：百姓便之，乃拜亮为丞相。又三年，仓廩实，器械利，朝会不华，夜不闭户，路无醉人。刑政虽峻而无怨者。人怀自厉，强不侵弱，风化肃然，邦域之内，皆畏而爱之……

此时定军山下的法正，只是想着那尊刘备精心雕刻编织的法神，那要送给诸葛亮的礼物。刘备还说，这木马腹中本来能容物，他本就嫌它太轻易倒，就把一些粮米装进去。如此，这尊厚重的法神，除了谢他镇国抚民，执法公正，也谢他辛苦地足食足兵，祝他早日能以木马运粮。

应该再过不久，他们就能攻下郿县——法正的故乡了。商君变法时，震动天下的渭水大刑便是在郿县执行的，斩决七百余名私斗重犯，血水染红